

■ 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我的村庄，很简单。唰唰几笔，就可以画在纸上。无非就是门前一座山，在风中矗立；无非就是几排窑洞，像浑浊的眼睛，瞪着灰色的天空。

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放牧过温顺的黄牛，寻找过迷路的羔羊。我时常躺在山坡上，听潺潺的流水，仰望结伴南下的大雁。我说得出每一座山的名字，分得清庄稼和野草的姿势，辨得出每一种昆虫的鸣叫。

我的母亲，不识几个字。她像野草一样，卑微地活着。她只爱她的土地和庄稼，只爱她的丈夫和孩子。那个佝偻着腰在田间劳作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铁锨，瘦弱的身躯，像一棵迎风而立的老榆树。

后来，我把我的村庄弄丢了，丢在时光的漫漶里。

2020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回到这里，我试图从记忆里，找到从前的村庄。然而，每走一步，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村庄的内容，已被删减得不成样子。池塘干涸了，麦垛不见了，羊群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骨架，在阳光下静默。

推开那扇熟悉的柴门，我的心，痛了一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苔藓爬上了台阶，只有父亲生前栽下的葡萄藤，还在蓬勃地生长。

我知道，那些曾经的美好，正在流失。这一切，都显得不可阻挡。

一

村庄的夜，真美。村庄累了一天，终于可以趴在皂荚树上，打个盹儿。天空的石壁上，扎满了窟窿。星光趁机透过来，向村庄拖着媚眼儿。还有月亮，几千年了，夜里不睡觉的，只有星星和月亮。

青草的温热和芳香，在田野里弥漫。到处都是昆虫的鸣叫，争先恐后地，形成了交响。夜色下，白杨树挺着腰杆，叶片哗哗作响。柿子树站在

风中的村庄

山坡上，人定一般。他的沉默，让人想到了秋后的甜蜜。萤火虫点亮灯笼，一边奔跑，一边呼喊。路边的小草，把露珠扛在肩上，不知道把露珠藏到哪里，又舍不得扔掉。这些晶莹的水珠，让大地铺满了钻石。

二

天还没有亮。一只鸟，在屋后的树上，喳喳叫了两声。村庄里的鸟，都有信仰。它们天生一副好嗓子，却从不放纵自己的歌喉。

鸡也叫起来了，鸡鸣像一张渔网，把村庄从黑夜里捞起。披衣起床，我沿着山道往上走，忽然看到一只喜鹊。每天给村庄报喜，这是喜鹊的初心。

一群麻雀，轰的一声飞起，又不远处落下。这种庸常的飞鸟，饿了就出来觅食，吃饱了就回家睡觉。它们，才是村庄里的大多数。

那时，村庄里的一切，都很美好。那时，父亲还健在，我还山脚下的中学里读书。每个星期，我回家背两次干粮。不忙的时候，父亲也会到学校去看我。那时，日子过得很慢，学校里还放假和秋假。我在田野里大把大把薅草，喂养瘦弱的牛羊和春天。出门，我会带上一本薄书，把里边的故事大声读给大地和山川。那时，村庄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我们采下皂角，濯洗浸透汗水的衣衫。我们吞食着槐花，吮吸着桐花，拍打着簌簌落下的枣花。那时，村庄里还有果园。一口老井，滋润着乡亲干裂的嘴唇。

那时，村庄的夜，黑得很透。一盏煤油灯，用摇曳而温暖的火焰，刻下故乡最初的模样。

三

辣椒用一片红云，对大地说出她们心中的热忱。每年春夏时节，母亲便开始忙碌，育苗、移栽、浇水、除草……辣椒是她的孩子，母亲一点点教会她站稳脚跟，长

出射天的箭簇。风雨撕扯着她的枝柯，如同撕扯母亲的白发；虫子啃食她的肌肤，如同叮咬母亲的内心。阳光下，辣椒齐刷刷地伸出手，向母亲致敬。因为感恩，她们都涨红了美丽的面庞。冬天来临，这些辣椒，就在房檐下挂起红红的灯笼。无论离家多远，漂泊的游子都能凭着她，找到回家的方向。

四

说到月光，一缕清辉，就从窗外进来了。一枚月亮，从古走到今，从月缺走到月圆。然而，它的行程，刚刚开始。苗条的月，挂在树梢上，像一把镰刀，看着成熟的庄稼，被农人收割。满载的马车，吱吱呀呀地从田埂上驶过。丰满的月，照着家乡，也照着远方。新婚的妇人，手扶栏杆，把月光纺成缕缕的思念。

月光流淌，照着树木，也照着行人，照着村舍，也照着村外的坟墓。

月光下，有人在微笑，有人在痛哭；有人在赞美，有人在诅咒。月光引领着人们的哭或者笑，爱或者恨，月亮神情淡然，透着生命的苍茫。

一代代人啊，在月光里死去，又在月光里新生。天凉了，我也该走了。

离开之前，我要清理院子里的荒草，它们长得太嚣张。我还要去山里砍柴，把墙根下的柴垛码高。离开之前，我要把农具收进屋内，把水桶放在缸边，把辣椒挂在檐下。这些，都是先前应有的样子。

离开之前，我要给那株葡萄藤再浇些水，这么多年，它寂寞地绿寂寞地枯，真的不容易。离开之前，我要把灶里的柴熄了，把袅袅的炊烟盘起来，挂在墙上。

离开之前，我要告诉村里的老人，天凉了，多穿件衣服；离开之前，我要擦干脸上的泪水，封存我的叹息和忧伤；离开之前，我要为父亲留好门，因为，他就住在地下，离村庄不远的地方。

■ 文化动态

我市将举办“唱响新时代”省戏剧名家漯河演唱会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戏剧魅力，丰富群众“双节”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由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主办，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漯河市戏剧家协会协办的“唱响新时代”河南省戏剧名家漯河演唱会，将于2020年9月28日19时30分在漯河会展中心大剧院举行。

届时，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汪荃珍、申小梅、王红丽、王惠、杨帅学、贾文龙、崔小田等，将亲自登台演唱经典唱段。

漯河百姓文化云将进行同步直播。

■ 流金岁月

柿子红了

■杨新伟

前几天，朋友送来一箱柿子，色泽金黄。朋友说，放上一段时间，柿子变红，就可以吃了。看着柿子，闻着它散发出的清香，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和表哥采摘柿子的情景。

我家有五棵柿树，每年到了初秋，就是采摘柿子的时节。有一年，表哥来我家，家里没什么送的，母亲就让他摘些柿子带回家。我领着表哥到了柿园，空旷的柿园里，一棵棵柿树枝繁叶茂，笔直挺立，柿树的树干不太粗，但长得很高。表哥噌噌爬上柿树，把柿子一个一个摘下，放进竹篮里，等篮子满了，就把篮子用绳坠下来，我接下篮子，把柿子倒进口袋。记得那是秋日的午后，太阳升得很高，一束强光直射在树叶上，发出亮晶晶的光芒；满树金黄的柿子，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我和表哥一边摘着柿子，一边说着话。表哥说，到了冬天，他就和伙伴们结伙到田地里捉野兔，冬天，食物稀少，野兔外出觅食，田地里经常有野兔的踪影。一旦有同伴发现了野兔，就会大声喊叫，大家一起追赶，田地里麦苗很低，无论野兔跑到哪儿，都会被人看见，野兔拼命地奔跑，但怎么也摆脱不了人们的围追堵截，直到最后精疲力竭，束手就擒。他还给我说起冬天捕鱼的事，我不停地问这问那，安静的柿园里，只有我俩的声音在回荡。

那年冬天，表哥没有来，听母亲说，十四岁的他到郑州打工去了，他再也没有到我家带过柿子，带我到地里捉兔子也成了奢望。后来，我忙于学业，表哥在外地打工，我们好些年没见过面，直到有一天，表哥为了我的事，来到家里。那时我上高二，上课时经常头疼，不想再上学，有一段时间辍学在家，嚷嚷着要外出打工。父母很着急，但也没什么办法，刚好母亲到表哥家走亲戚，说起了这事，碰巧表哥在家，就来了。

表哥见到我，并没有劝我上学，只是说打工的事，说他如何吃苦，如何拿不到工钱，如何在入冬露宿街头……看我太不信，他接着说：“在外边干活不容易，你现在还小，应该好好上学，争取将来有个好出路。”我说，上学头疼，不想上。表哥说，可以到医院看看，拿些药，慢慢改善，要坚强，不要被一点困难吓倒。在表哥的劝说下，不久我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大学毕业后，经过复习，我考上了研究生。表哥知道后很高兴，鼓励我要珍惜机会。那时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直在向我描述全家人要在郑州定居的美好梦想。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当年8月的一天，天气闷热难当，不安中我拨了一个电话，说表哥因触电身亡。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表哥已过世多年。前几天，我回了趟老家，特意到柿园走了走，说是柿园，只是一个称呼，柿树早已被砍光，那满树的金黄、昔日的喧闹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 别样情怀

种菜小记

■刘春亮

妻子的菜地，就在楼下。

创地是力气活，妻子虽在农村待过，但在城市生活多年，再干起来并不轻松。地整出，肥施好，便筹各种菜。

种菜得按农事节点，但妻子既没按“春耕秋收冬藏”的时序，也没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方式，不过，她还是结合了老农种菜的一些特点。虽然错过了“谷雨”，但她还是从种子市场购来大青菜籽等，播撒到地，随后还栽了韭菜。播种完毕，菜籽萌芽成了妻子的心病；超市买菜时，下楼弯腰瞅瞅；归来时，猫腰再来看看；端着饭碗站在阳台上，又低头瞄上几眼。

妻子购来专用工具，萌芽前怕地板结，苗出不来，就用喷壶经常喷水；待地皮稍干时，再用抓钩轻轻松一松，恐怕伤了苗根；出苗后，她午睡减半，顶着炎热蹲在那间苗、拔草、捉虫、施肥，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有时，兴致来时又像个孩子似的，会在菜地边栽上几株指甲花，似在给菜畦镶边。

种菜管理有技巧，如栽韭菜，栽下后叶片尖黄，她心急如焚，问了行家才如初梦醒，原来，韭菜栽种前，要将老的须根剪掉。于是，她把栽好的韭菜拔出、剪去老的须根、再次栽下，叶片才发嫩渐长，她由衷而言：“种菜里面也有科学。”收获时，她掐下第一把菜入锅与家人分享，菜叶真香，菜味真美，心情真好！

暑假里，有同事从菜地经过，对菜地赞不绝口，有的同事干脆蹲下来，帮妻子一同劳作，边干边唠嗑，越唠心越近，干劲也越足，于不知不觉中开启了心窗，释放了烦恼，消除了寂寞。

过去，妻子常常是身体今天这儿疼了、明天那儿痒了，小病不断，如今身体棒棒，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菜地，不仅是大大的调色板，也是生活的调节剂，更是家庭和谐的协奏曲。

■ 心灵漫笔

秋意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立秋那天早上，我和老公在小区门口的早餐店里临窗而坐，正对一棵国槐。从树上簌簌飘落而下的细碎黄花，带着一点秋意的萧瑟，又不乏一缕暮春的阑珊，甚至还有一丝寒冬的意象，那风过树摇花纷落的姿态，不正如飘雪之境？我呆呆地看那落花飘在空中，缓缓落下，落在行人发间，落在我的眼眸、心上……

我心里涌起一种温润之感，泛起一些感动的涟漪，如天街小雨洒在心上，润如酥。一日下班，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棵结满柿子的树下，站着一个怀抱婴儿的母亲。我骑着车只匆匆一瞥，那画面便如洗出的照片，沉在了我的眼里。“柿子树在风中摇着青青的柿子，柿子树下的母亲摇着怀中的孩子。”当情不自禁吟出此句，我忽然想到了秋天。秋天是孕育的季节，万事万物都在努力结自己的果实，待到深秋，青柿成熟，孩子长大，在挂满灯笼似的凝了霜的柿子树下，我重新变成小孩子，拿竹竿给弟弟打甜甜的柿子吃。

这一路遇到的树木，都已带了淡淡的秋意。木槿花篱稀疏，枫树叶尖变红，银杏绿转青黄，广玉兰在枝端举出最后一盏莲花灯，只有紫薇还密密开着，紫的、白的、粉的……春

秋雨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窗外的雨还在滴滴答答地下着，从夜里一直到黎明，再到近午。我躺在床上没有睡意，只懒懒地听。

秋雨本多缠绵。它不似春雨那般小气，常常羞湿地飘一阵也就过去了；也不似夏雨的滂沱，若没有一番酣畅淋漓决不会收场。秋雨则不来自便罢，一来通常就是两三天，犹如泡得一壶好茶，急不得，需温文尔雅地慢慢泡开，再经过两三道工序倒入浅盏，然后小心斟饮才品得其中味。秋雨喜欢安静地来，它不会大发一通闪电雷鸣抑或狂风大作做招牌标显自己，而像悄悄忧伤的少女，稍有心事就暗自伤神，不经意间就惹来一场秋寒，无端地让人疼惜，让人牵挂。

隔着薄薄纱窗听雨是一件惬意的事。朦胧的纱，朦胧的雾，朦胧的思绪连同秋雨一起从天幕垂下，洒落到芭蕉上、残荷上、池塘里，借着黄昏时分微弱的灯光，听秋雨低诉，更像倾听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细雨闲愁，隔一帘薄纱屏息对视，彼此是诉说者又是相互的倾听者。没有尘埃沾

秋思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小时候，每遇下雨，我和小伙伴们不是积极躲雨，而是不顾大人的埋怨，三五成群地在雨的街上、雨的田野里追逐、撒欢、打仗，尽情地享受雨的快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褪去了稚嫩，童音变得粗厚，小嘴的四周也长出了胡须，性情变得日趋沉稳，也就很少到雨中间耍了。但是这不能说不喜欢雨了，只是喜欢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的变化，就是每到雨季来临，只要不是很繁忙，就会站在屋檐下，倚在门窗前看雨。春天看飘洒的细雨，夏天看电闪雷鸣的暴雨，秋天看雨的绵绵和淋漓，冬天看雨凝结而成的翩跹雪花。

我似乎更喜欢看秋雨，也总爱在看雨的过程中听一听秋雨的吟唱。

关于秋雨，在好多文人的眼里似乎充满了凄凉和惆怅。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夜雨寄北》中以“巴山夜雨涨秋池”道出了不尽愁思，林黛玉更让秋雨招下了不少的悲秋眼泪，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句子更是让人觉得秋雨是那样的伤感悲凉。



国画 秋山峰韵图

杨红杰 作

■ 诗风词韵

秋风起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秋风起，云飞扬
一群白鹭，越过河滩
羊信吹着口哨
扬鞭炸响
把最后一抹葱绿
惊扰成一地枯黄
澧水陷在秋里
浅处获花略显张扬
大雁飞尽了，河面上
渔船在打捞慢时光

河岸上，苍耳熟透了
缓在牧羊人的裤脚
开始漂泊的旅程
再过几天
枫叶绯红，银杏叶金黄
石榴将红宝石
抖落成满眼琼浆
柿子举起大红灯笼
来光照四方
我一抬头
桂花已挂满了枝头

秋日叹

■杨庆涛

无数次透过窗子
望向遥远的天际
变幻莫测的云
聚了又散，灰了又白
触手可及的树
秃了又密，绿了又黄

四季的更迭
有心关注，无意在乎
在生命的轮回里年复一年
于大自然面前
看似深邃的思想
也变得浅薄可笑

发呆如果做得好
便是沉思
沉思是一种静默的孤独
孤独可以是百无聊赖
却怡然自得
又或者是谈笑自如
却愁心寄明月

最怕的是云山重重
还要一路前行

深夜卧床的辗转反侧
早晨清浅的似睡非睡
白日里依旧作茧劳累
青丝成雪，思量已碎
过去的事
渐渐渐渐渐渐无声
秋风微凉，红装绿黄
当下的人
且迎且行且珍惜

向往的山水
常跌落于都市的车水马龙
梦想的路上
总止步于江湖的身不由己
这一念三千啊
多付了清酒笑谈
暂长精神
或留下叹息一声
转身跃马